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四十九回 逃性命會司審案

不說指揮使聽得海瑞所說，吃了一驚，急急傳令左右兩旁游擊，各帶百五十名官兵，前往捉拿周大章。再說周大章睡到五更酒醒起來，喚醒餘氏點燈。餘氏自從放走了海瑞，哪裡去睡得著？今忽然聽兒子叫喚，故意不即答應，裝成熟睡的光景，周大章叫了好幾聲，方才應道：「好端端的睡了，又叫什麼？」大章道：「快些點個燈來。」餘氏方才爬起牀來，打著了火，點上燈，拿將過來。

周大章即便接過，自拿到小房面前開眼一看，只見兩扇窗門兒開了，不覺大驚。急忙進內瞧看，不見了海瑞。大章復到後門來看，只見門已開了。忙轉身到房細看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」

這廝亦會此道，怪不得走了，這就是我酒醉誤事。」轉問餘氏：「可曾聽得其動靜否？」餘氏道：「三更以後，我還與你說話；想必是四更走的呢。」大章懊悔不已，急忙到房內檢點各物，惟是不見了書札，跌足道：「不好了，這書被此人盜去，這還了得！我料他亦走不遠，勢必追回，著他取到書札，才免禍根。」正欲出門時，天色已明。

忽然，一派聲叫，前後門打將進來，擁了一屋官兵。大章見了，自知不好，急忙要走，早被軍兵拿下。大章大叫道：「你們拿我做什麼？」官兵道：「你是個積匪大盜，怎麼不拿你去見官爺？」說罷，蜂擁而去。餘氏與蘭香此際亦無可如何，只是哭泣，請人探聽消息而已。

這裡，海瑞辭了指揮使，回到店中。那地方有司早已知道，頃刻之間，多來問安參見。海瑞吩咐：「回衙理事，候上了任，然後接見。一切供應俱免。本部院並無眷屬，只攜一僕，日常兩餐蔬菜下飯已足。」地方官聽了，不敢照常供應，惟略具而已。

次日，海瑞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穿起那件大紅布圓領，戴了烏紗。不多時，就有地方官領著儀從來到。三聲炮響，海瑞升輿。一路鳴鑼喝道，來到巡按公署。海瑞下轎，拈香祭門，行了大禮入衙後出正堂。兩旁書差各役整齊，分班站立。掌印使捧上印盒，跪請開印。用印畢，當即有司道府各官進上手本稟見。海瑞看了，吩咐單請兩司入見。

須臾，兩司趨入，行了庭參大禮。海瑞吩咐另設兩張公案，請兩司左右坐下，獨傳本地知府關上遙進見。那知府只道有體面，得意洋洋的趨進大堂，朝上唱銜行禮畢，侍立於旁。海瑞道：「貴府榮遷此任，有幾年了？」知府道：「卑職前年調補來任的。」海瑞笑著說道：「貴府令望久聞，衡民倚之如父母者，正貴府之功德也。」知府忙打一躬道：「卑職無才無識，謬蒙聖恩知遇，並荷列位大人培植，飭守此郡，自愧有負聖明與列位大人鴻恩。」海瑞道：「本院欽奉聖旨，按臨此地，在路稔聞本處匪類甚多。貴府在此已經二年有餘，郡內頗有著名匪類否？」

知府說道：「湖廣民情獷悍，性好勇武，多有不務正業者，惟長沙、貴陽一帶為最。敝屬前有數名頗肆梟張，自卑府到任，概已拘拿，立置之法，今幸寧靜，無煩大人掛懷。」

海瑞道：「多虧貴府設法衛民，驅除奸徒，百姓得以安枕，皆君之力也。但聞本地有周大章，其人守本分，又好結黨橫行，現在碼頭開擺『閻王渡』貴府可聞乎？」知府說道：「周大章不過一渡夫耳，何得有此強暴？渡名『閻王』者，以大章面黑似閻王也，惟大人察之。」海公道：「大章面貌亦不甚黑，身體頗見魁偉。本院昨夜曾在他家歇宿，承他照拂。現有一札托本院轉致，惟君收看便知。」即令海安，將一紙書札傳與他看。

知府接書到手，不覺吃了一驚，認得是自己手跡，寄與大章的。此際正是：三魂飄海外，七魄在天邊。知府自思：「此書如何得到他手裡？」只得免冠叩頭說道：「這非大章之書，亦非卑職之筆。此必有人栽禍，還望大人明鑒。」海瑞道：「既非貴府筆跡，想必名姓相同者，而本院錯傳了，可將此札交回本院。」知府此時不敢怎的，只得原札仍復呈上公案。

那海瑞接回，又對兩司道：「兩位大人有所不知，只因本院昨過周大章家中，大章將此書札托本院轉致於他，誰知倒錯了。今煩兩位大人看是如何。」遂令海安將書札遞與兩司看。

兩司同立起來共看。可憐知府此際恰如熱盆上螞蟻一般，不知所以，渾身汗下，跪在階下，只是叩頭，口稱：「該死。」兩司看畢，共說道：「這知府同賊交通，瞞稟大人，實罪無可逭之理，求大人參辦就是了。卑職等有失稽查屬吏，亦難免咎，並求大人處分。」說畢退立階下。

海瑞道：「二位且請復坐，本院自有話說。凡為府州縣者，乃民之父母；更沐皇上殊恩，當以愛國保民為本務。何期身膺四秩，位列黃堂，而乃與賊交通，抹案貪墨，縱盜行兇，殊覺有負天子厚恩。似此何以居民之上？本院若不正之以法，則將來效尤者不一而足，只恐民不聊生矣。」兩司躬身道：「該府有罪應得，惟大人施行。」海公便對知府道：「你平日只是為盜，今日有何話說？」知府叩頭自說：「死罪，求大人格外施恩！」

海瑞道：「害民縱盜之賊，哪裡還有恩典與你！」吩咐左右將知府穿服剝下，且帶往獄中監禁，聽候奏辦。左右答應一聲，如鷹拿虎爪一般，早把知府簇擁下去，押往司獄收管去了。

少頃，人報指揮使大人委中軍官押解周大章到了。海公大怒，吩咐「標滾」進來。施刀手答應一聲，飛奔出頭門而來，將周大章一滾三標的滾到大堂階下伏著。海公問道：「周大章，你可認得我麼？」周大章道：「小的乃是村民，怎麼認得大人？」海公道：「你且抬頭一看，本院是誰？」大章道：「小的有罪，怎敢抬頭？」海公道：「怨你無罪，你且抬頭一看！」

大章抬頭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呆了半晌，自思：「這位大人，我昨夜不該得罪了他。」遂叩頭如搗蒜一般，說道：「小的真是不曾會過金面的。」海公笑道：「昨夜二更之時，你曾在家將利刃交我自決。怎麼這時候就不認得本院了？你的款跡本院是曉得的。你從實招來，免受刑法之苦。」大章道：「小的本來不肖，今已被拘，生死惟大人操之。」海瑞怒道：「本院怎敢擅主人之生死！因你犯法，特此會二位大人在這公堂勘問，怎麼說這話來？快些招供，如遲刑杖立加矣。」大章只是不承認。

海瑞大怒，即對按察司道：「這廝不承認，還要相煩大人刑訊，務取實供歸案為要。」說罷拱一拱手，退入內堂去了。

當下二司送過了海公，也退回司法所來，喚了差役人等將周大章提到案前嚴訊。大章只肯招稱：「平日不守本分，所作所為之事業多不正道。至於搶劫殺人，實係小的不敢。」樂臬司道：「胡說！你的所為早已被巡按大人訪得確切。昨夜大人宿在你家，搜出書札。如今吳知府已經監在本司監獄，聽候奏辦。諒你一犯人，何敢屢屢不招！豈堅強不供，即可漏網？」

立即吩咐左右動刑，先取皮巴掌盡力重打一百。

左右答應一聲，即將大章扯到階下，掌了一百個皮巴掌，大章還不招供。臬司大怒，命取夾棍上來。左右將大章上了夾棍，收了緊緊的繩子，把這周大章昏了過去。忙用冷水噴面，少頃醒來。周大章被夾得五內皆裂，打一百個嘴巴掌，雖則口吐鮮血淋淋，這夾棍比他苦痛十分。將此夾棍漸漸提起，繩子鬆開，大章坐在階地。臬司又問道：「你今可願招供麼？」此際大章思想：「如不招來，又恐夾棍起來，五內迸裂。」慌忙道：「小的情願招了。」臬司道：「不怕你不肯招承！」令左右授他筆硯，令其自己寫供。

周大章無奈，只得執筆親供。一共認了一十二款，寫完呈上堂來。臬司接過一看，只見上寫著道：具供招人周大章，只因自幼不肖，不思學習正業，與那匪類朋友商議，要做無本錢事業。業已犯過一十二案。

今在大人台前，切實供明，並不敢隱瞞，求乞開恩！案款列左：一案犯白日強姦幼童黃阿權，未經告發。一案犯夤夜入劫梁阿興家衣服、銀錢，業經屢控，院司未破。一案犯酗酒打架，傷任阿六，到案。一案犯擺渡行劫，在本郡河面擺渡，每遇黑夜便劫掠行客衣物。一案犯白日持刀，殺死本街吳錯元妻女兩口。一案犯毆斃茶坊小乙胡亞六，經控未獲。一案犯伙竊本城劉大紳家衣服、

首飾物件，拒捕傷家丁。一案犯攔街搶屠戶古阿珍買豬銀兩，經告未獲二司看了笑道：「你何止犯一十二條案件？還有與那知府通賄這一案，怎的不承認？快些一並寫來。」大章道：「小的自己犯法，寧甘萬死。怎忍連坐公祖之官？」臬司道：「該府自己均已供明舊案，你何苦獨欲拌煞？只恐他亦不能為你救也。」

周大章無奈，只得提筆再寫。正是：平時貪賄賂，一旦見諸書。畢竟大章供了知府，後來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